

If you just leave
最触动人心的 **女性情感白描书**
I wouldn't live happily ever

若你离去，
谁许我余生幸福

颜嫒◎著

若你离去， 谁许我余生幸福

颜嫒◎著

If you just leave!
I wouldn't live happily ever.

I247.5
Y1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若你离去, 谁许我余生幸福 / 颜嫒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29-02026-2

I. ①若… II. ①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1571 号

若你离去, 谁许我余生幸福

RuoNiLiQu, ShuiXuWoYuShengXingFu

颜嫒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陈 曦

封面设计: 
TEL: 13146887534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00千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6.8 事件与事件处理程序

6.8.1 事件与事件处理程序简介

事件是某些动作发生时产生的信号。JavaScript 能够感知这些信号，因此能够编写代码来响应这些信号，也就是响应这些事件。引起事件发生的动作称为触发事件，如当鼠标指针掠过某个按钮、用户单击了某个链接、用户选择了某个复选框、用户在文本框中输入了某些文字时，都会触发相应的事件。事件是让 HTML 页面充满活力的源泉，也是运行 JavaScript 代码的主要途径。

事件处理程序是发生事件时执行的程序。JavaScript 的事件处理程序并不在<script>和</script>标记之间指定，而是作为 HTML 标记的一个属性来指定。事件处理程序指定方式的通用格式为：

```
<html_tag other_attributes eventhandler="javascript program">
```

其中，html_tag 是 HTML 标记，如<a>、<input>、<form>等；other_attributes 为该标记的其它 HTML 标记属性，如 name、value 等；eventhandler="javascript program"统称为事件处理程序，其中 eventhandler 代表事件，如 onclick、onmouseover 等，javascript program 为具体的 Javascript 代码，它可以是一条或多条语句，也可以是一个函数调用（实际上也是一条语句）。如果某个事件处理程序与表单标记相关联，那么它就是<form>标记的一个属性；如果某个事件处理程序与链接标记相关联，那么它就是<a>标记的一个属性。例如：

```
<input type="text" name="tname"onChange="check(this) ">
```

<input>标记定义了 3 个属性：type 属性指定输入域的类型为单行文本框，name 属性指定输入域的名称为 tname，onChange 属性指定输入域发生变化，且输入焦点离开该输入域时要执行的事件处理程序为函数 check(this)。当用户修改了该输入域的文字，并将输入域焦点移动到其它地方时，就会触发该事件，从而调用函数 check(this)。

在指定事件处理程序时，有 3 种指定方式：

- (1) 内置函数，即 Javascript 本身定义的函数。
- (2) 用户定义函数，即由编程人员自己编写的程序。
- (3) 一组语句。

例如：

```
onClick="window.open('page.html','myNewWin') "  
onDbClick="timeover();" "  
onChange="if (!check(this.value,1,10) {  
    this.focus();this.select();}"
```

指定事件处理程序时，函数名和语句放置在引号中，这里可以使用单引号，也可以使用双引号，但必须配对。

JavaScript 常用事件及其作用对象和意义如表 6-24 所列。

楔子：各自缅怀，转身才明白

二十六岁的单小单，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一直都是一只冲刺在百米道上的胜犬，当然除了在爱情上。唯有爱情，使得骄傲的单小单成了一只落寞无是处的败犬。

四年前，单小单和她相恋四年的大学男友高远分手了。谁也不曾预料到，昔日的校园模范情侣在毕业之际面临的竟是分手的厄运。

高远正儿八经地对单小单说，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那一夜他们发生了关系，那个女人怀了孕。单小单没有哭泣，没有挣扎，平静地接受了这结果，尽管这结果她难以承受。

华丽地转身，姿态漂亮而优雅，这是一个成熟的女子面对破裂的爱情最无奈也最理智的做法。单小单从此再也没有爱过。一直单着的她回首时才明白：原来，这世上只有爱情可以令人满怀希望，而又失望得如此彻底。

失恋后，单小单整天听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仿佛那首歌是为她量身定做的。“头发甩甩大步地走开，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挥手 bye-bye 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熟悉的旋律伴随了她度过每一个不眠之夜。

失恋后，单小单人前总是坚强，从不流露失恋后的伤。只有死党苏雅知道，她每天以泪洗面，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

失恋后，单小单请了长假，一个人从北京飞去了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垦丁，待了三个月。在那里遇到了台风险些丢了性命，却感受到了生命真正存在的意义。

四年后，单小单成了一群不打算结婚或暂时找不到理由结婚的独立女性中的一员，这并不令她感到难堪。因为据调查，北京上海单身男女已冲破百万。在这浩浩荡荡的单女潮流队伍之中，她和所有单身的女子成了独立精神、

女权运动、她世纪、阴盛阳衰、第四次单身浪潮、第 N 次人口流动的综合产物。

四年来，她化着精致的靓妆，看《ELLE》、《BAZAAR》，追随这些女性时尚杂志引导的潮流节拍享受生活。出入高尚写字楼和智能化的住宅小区，活得潇洒而透亮。早上九点进办公室工作，五点下班六点到家，周六周日学习充电，一切充实而快乐。

四年中，她享受着每一刻生活的喜悦。阳光灿烂的春日，一个人眯眼躺在阳台上沐浴阳光，或者叫上一群单身的姐妹去踏青；阵雨连连的夏日，躲在屋里听音乐看小说写字，或者举着镜头拍下细雨流光的城市；苍凉寂寥的秋日，在 MSN 上与久违的同学朋友温情聊天；落雪纷飞的冬天，和三五好友踏雪寻梅，逛街购物。在不停转的日子里，单身的她真的快乐过。

她单身着，独立并快乐着。她常爱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欲风则吹，欲雨则落，没人因我而感冒”。她不再自怨自艾，不因看到别人成双成对卿卿我我就觉得悲哀。她保持单身，心态平和，不羡慕非单女的生活，承认自己“单”的状态，并且自得其乐。

“小单啊，你说是不是‘单’姓氏克的啊？偏偏你父亲又给你名字取了一‘单’字谐音。这下好了，你这一单，单了四五年了，该找个人成双了。”尽管母亲大人一再地念叨该找个人嫁了，单小单总是自动忽略，不予理睬。

既然女子容颜易逝，何不趁着单身的时候，多自由自在几天。说不定单着单着的时候，爱情自然就来了。这几率一定很大，单小单坚信着。

四头北京大妞的单身爱情

在北京，有这样四个女人：一个相信爱，伤痕累累还要爱的单小单；一个觉得无爱一身轻又始终在爱的矛盾女人苏雅；一个只爱不婚的物质女人奚璐；一个专注于工作无爱不婚的事业型女人冯薇薇。四个女人因为向往着自由而住进了“心晴公寓”，开始了Loft的生活……

四个不同的北京女子，分别涵盖了80后单身女子不同的爱情价值观，演绎出一段段浪漫忧伤又真实无比的现实爱情。总有一段情感，能让你找到久违的心动。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韦 一 陈 曦

电 话：010-85869377

传 真：010-85869372

网 址：www.alpha-books.com

投稿邮箱：tougao@alpha-books.com

装帧设计：  装
TEL: 13146887534

Chapter 1

一杯咖啡的幸福

1. 一叶知秋，爱情在何处

秋意浓浓的周末午后，阳光明媚的某书店里，酷爱旅行的单小单无意中邂逅了这样一本旅游的书——《爱在九份》。

纤细而长的手指轻落在薄薄的纸张间，海藻般浓密且优雅的大卷发自然地落在肩头，与白皙的肤色相衬着，微卷的睫毛下一双水灵的眸子在阳光下显得清澈而明亮。单小单是锁骨女子，即便穿着件优雅的银灰色蝙蝠袖针织衫，仍可清晰看见她胸前的锁骨。然而，在朋友眼中的她是坚韧如草的女子，成熟而内敛，稳重而恬静。

前些日子，单小单在与出版社同事讨论书稿的时候，也谈论起了九份这个地方。是的，台湾九份，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悲情城市》里的九份，那个充满怀旧色彩、美丽且静谧的山城，海在山另一边的九份。

单小单在书店的书架前低头喃语。或许，即使没有电影《悲情城市》的烘托，九份也是个悲情之地。自从上世纪一阵淘金热过后，曾经繁华一时的基山街、戏台口仿佛见证了无数的传奇故事……

单小单将思绪扯回来，看着书中一张张九份绮丽的自然风景照片。尽管它相隔千山万水，她心中仍然怀揣着美好的憧憬，希望有一天可以去那儿旅行。

北方的这个城市自从步入深秋之后，便没有了夏日里的燥热。长安街上落叶里的无限惆怅匪夷所思地成全了这个城市男男女女的一段段爱情开场白。单小单每天提着笔记本恍惚地行走在街头胡同小巷，一对对情侣牵手从身边擦肩而过的浪漫甜蜜似乎温暖了冬天来临的脚步。

几个月前，这个城市还是夏天，最热的温度大概 37 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温度。如今在这些情侣身上甚至差点忘了，这个城市经历过高温炎热的夏天便又迅速转身，华丽地进入了深秋。

“靠，小单！小单！朱天文的那本书到底在哪儿呀？”一个略显粗哑的女人声音在不远处的书架前响起。

“嘘——亲爱的，这是书店！”单小单用食指放在嘴唇示意她小声一些。

“他大爷的！难得老子百年来趟书店想买本书来消遣打发时光，竟然给我藏起来！”这个女人一边满口脏话地说着，一边在单小单旁边的书架弯腰寻找起来。

她叫苏雅，二十六岁，自小在皇城根长大，和单小单是发小儿。苏雅大约一米六五的样子，一头棕色的烫卷发，穿衣打扮看上去很窈窕淑女，连名字听上去也很淑女，但性格却截然相反，颇像男生。单小单一直在努力想使苏雅改变目前这种粗粝的说话方式，但她发现这是没用的。苏雅依旧还是大咧咧的性格，说话随心所欲，不分场合，连她父母也无奈了。或许，这才是苏雅的本色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苏雅。

苏雅大学学的是法语专业，现在一家法企就职，她今儿难得的休息日被单小单拉出来逛书店。这对她来说是件非常头大的事儿，因为只要一踏进书店，看到满墙满架满地的书，她整个人就陷入了一片头晕目眩中。

“亲爱的，你要找的是这本吗？”单小单从右手边的书架上利索地取下了一本《荒人手记》递给了苏雅。

苏雅眼前一亮，欣喜若狂：“小单，你是怎么找到的？我记得上次不是在这里的呀？”朱天文的书还是十多年前的封面装帧，依旧是有些说不出味道的封皮。

“喏，就在你眼前的东西，你总是大意不能发现。”单小单将手中的《爱在九份》放回了书架，然后转身对苏雅说，“我说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的吧？你怎么忽然喜欢看朱天文的书了？”

苏雅将书捧在手中轻轻靠在书架前抱怨道：“别提了，你以为我愿意啊？我这是被逼的。昨儿下午我们公司那帮妞儿莫名其妙地摆龙门阵唠嗑，我插不上什么嘴，她们笑我头发长见识短，土鳖一个。我这不是为了迎合大众消遣需求嘛，如今这世道做话痨子的女人也得有料来唠啊，你说如今怎么我越活越没

劲了，整一个伪小资伪文艺女青年啊。”

单小单只是莞尔一笑，转身继续寻找着想找的书。自《小毕的故事》、《悲情城市》、《尼罗河女儿》，到《最想念的季节》，朱天文的文字慢慢不再吸引她了。编剧故事极简单，敷衍成电影，在《最想念的季节》里，缺了牙的李宗盛和没有原著里美艳的张艾嘉演得如此吃力，一对老男老女在恋爱，越来越不能让人动容了。

那本书的扉页有朱天文大学时的照片，长得眉目清朗，扎着一双麻花辫，杏子般的脸庞似乎有不惹尘埃的高傲与凄清。

“小单，我说你丫又是出版社编辑又是自由撰稿人，活得累不累啊？我特不能接受我身边竟然是一文人。如果说你是水的话，那我就是火了，按说咱俩是不相容的啊，可你说咱俩打从一出生开始就水火相容了二十六年。估计咱两家的上辈儿准是欢喜冤家来着。”苏雅找到满意的书之后便不再寻找别的书，她开始掰弄着中指上的那枚黑色玛瑙戒指无聊了起来，她不说脏话时总给人窈窕淑女的假象，她的男友谭雨哲就是在这千种万种假象之下的必然牺牲品。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身兼两职没什么不好，活得充实。咱俩性格问题我也纳闷来着，这得问问上帝去。”单小单一边随意地翻着书页，一边轻声回答。

“得得得，不说这个了。你能不能给我快点挑啊，我都快饿死了。我他妈搁这儿晾一下午了。”苏雅说脏话时真是对不住如此雅的名字。

“好了，我们走吧。”单小单淡定地拿起手中挑好的几本书，耸了耸肩对苏雅无奈道。

两人手挽手从书店走出来，已是黄昏了。落日的余晖洒在高耸通透的玻璃幕墙上，折射出一丝丝刺眼的光芒。秋风撩起，一片片枯黄的落叶脱离枝干，萧索地落在路面上，又被风吹向远方。

到底，幸福是什么，在哪里？似乎所有人一生都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当叶子离开了树枝，谁许它余生的幸福？它在已不能再给予时选择了离去，只带走回忆的温暖，等待明春的舒展，于是整个秋冬也就足够幸福了。人是否也如此？曾经奋不顾身，死心塌地地去爱一个人，却又可以毫无眷恋地转身残忍

离去。

相信爱，为了爱奋不顾身，也许有些痛根本不算痛。单小单想到此，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秋天，真是这个城市最美最美的季节。

2. 宁缺毋滥，不小心落单

“小港之镇”餐厅白绿两色的门前，苏雅迫不及待地拉着单小单走了进来。两人选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

明亮的玻璃窗外面灯火通明，繁忙依旧。餐厅过道里的黄色薄纱，在暧昧的光线里，静静垂落，夜风轻轻一吹，似一池秋水涟漪不停。

“苏雅，最近谭雨哲给你打电话了吗？”单小单十指交叉平放在桌上，关心地问道。

“别提那个混蛋小子了！一提我心里边儿就搓火儿！他大爷的，我一个礼拜没见到他鬼影了！单小单，我都怀疑我他妈当时是被他侃糊涂了，意志一不坚定，稍不留神，晕菜了，上了他的贼船！”柴火妞苏雅掰弄着黑玛瑙戒指，又是一番尖利的控诉。

单小单知道苏雅直呼她大名的时候说明确实是生气了，于是安慰道：“不是我说你，你这急脾气也就我能无条件忍受。你俩吵架过过嘴瘾就算了，消停消停，爱情和生活一样，该怎么继续还得怎么继续。”

“你不知道那混蛋小子那天在他哥们儿面前说的话有多过分！他说他选择女友既要有秀气端庄的容貌，又要有带得出厅堂的大气。对不起，我就这号人，他爱谁谁倒霉去，我才不稀罕！”苏雅往嘴里塞了一勺红豆冰沙，然后用力地呷了一口，顿了顿说道，“我们公司里那法国小帅哥一抓一大把，要不是你坚决反对相亲，我没准也给你介绍一个呢。”

“得了，你饶了我吧，我现在这样的状态挺好，有你们就足够了。”

“你看光说我了，你自个儿门摸清儿了没有？再不抓紧可就真要落单了啊！”早已告别单身的苏雅对闺蜜还处在空窗期实在不落忍，友情提醒道。

“对待感情，我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单身有单身的好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话说回来了，现在虽然我单着，但并不代表我寂寞。一切随缘吧，趁单着的时候充分享受每分每秒的自由自在。再说，像我们这种单身女，视爱情为生活奢侈品，有最好，没有也照样活得潇洒。”单亲家庭长大的单小单总是有N个单着的理由，其实天知道她多想寻到爱情。

“停停停！哎，要不你姓‘单’又名‘单’呢。你这是独身主义病人膏肓，无药可救。迟早有天生病时无人端茶送水，一个人慢慢发霉。总之你看着办，女人可不能单身太久，一旦过了年龄的分水岭，就像晚上的菜市场，可以挑选的菜就越来越少了。”苏雅这会儿无比正经。

“好啦，知道了，至少现在没遇上之前就该活在当下。”单小单叹了口气道。

“小单，喏，你快看，那个男人一直往我们这边看呢！”苏雅用余光瞥了瞥不远处黑色桌椅前的一个男人，接着说，“看上去挺儒雅的，像个正人君子，不过他老往这边看感觉他居心叵测。搞不好又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货色！”

单小单循着苏雅的眼光望去，已全然没有再听苏雅口中的评价。他，二十七八的模样，身穿一袭黑色质感的西装，给人帅气俊逸的感觉，英俊的脸庞看上去冷漠而毫无温度，纯澈的眸子里透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自信，目光炯炯有神。俊俏挺直的鼻梁，嘴角始终有一抹淡淡的微笑，淡得似乎让人猜摸不透，看不到他冰冷外表下的倔强。

单小单看到他时，有些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说不清为什么。她从没有见过他，可他淡淡的微笑总感觉在哪儿见过，可又说不上来到底在哪儿。

情。苏雅是个极端矛盾的女人，虽然性格像男生，可她骨子里却很小女人，就像嘴上说很讨厌看琼瑶阿姨的言情剧却还一直茶饭不思看到最后的所有女子一样。苏雅是无比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亲爱的，别说了，他好像发现我们在看他了。”单小单轻轻推了推正在神游的苏雅。

此时，那个男子举着酒杯朝她们俩走了过来，离她们越来越近，近到可以看清彼此的脸。单小单和苏雅的神经忽然如弦绷紧。

“怎么办，是该躲避还是镇定？”两个女人的心如百千根线头缠绕纠结着。

忽然，一个女人优美的声音使惊慌无措的两个人一愣。

“灏然，好久不见！”一个穿着浅紫色高雅裙装的女人与那个叫灏然的男子礼仪性地拥抱了一下，她的容貌和她的声音一样美。真是一个尤物啊，上帝造人时一定在她身上多用心了一下，漂亮的脸蛋，如瓷的肌肤，婀娜的身段，真是一个风情万种，令所有男人为之倾倒的女人。

“奚璐，真的好久不见！”那个男人像英伦绅士般微笑着回应她的拥抱，从他说话的口气能隐约听出不像是北方人。

“啊，原来不是在看我们，我真他妈自作多情。”苏雅暗自郁闷，原来，是误会一场！那个男子根本不是在看她们，是她们自作多情了！真是露怯到家了！

单小单很淡定，她拿着勺子静静地搅动着杯中的焦糖玛奇朵。那个叫灏然的男子在与那个叫奚璐的女人拥抱那一刻向她们投来了“坏人得逞”的淡淡微笑。难道刚刚她和苏雅的反应他全看到了？所以他此刻在笑话她们的自作多情？！

“唉，我原本快饿昏过去，结果现在看也看饱了。算了算了，反正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苏雅自我安慰了起来，转而又问单小单，“小单，你丫怎么可以这么镇定？”

单小单笑而不语。

苏雅一边吃着蚵仔煎一边说道：“对了，上次你和我说找房子的事情，我已经拜托一哥们儿去找了，过些天就会有消息。怎么突然想换地儿了？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那两居的房子我一个人住着嫌大。换个小点的吧，至少看着也不至于落寞。”单小单很平淡的语气说着。

“好吧，房子的事儿我包揽了。”苏雅拍了拍胸口义不容辞地说，“小单，那……既然你真决定要搬地儿，要不这样吧，咱们啊找个大点的房子，LOFT那种，我也一起搬过去，然后把薇薇也叫来住。一来咱们姐儿几个相互有个照应，二来也增添增添这生活的乐趣，然后在房门前挂个牌写上‘男人一律免进’。”苏雅越说越激动。

“停！你又打什么主意呢？女人住一堆算怎么回事儿？搞女权主义运动啊？”单小单摇了摇头打断了苏雅的话，真想不通苏雅这女人脑子里都是些什么奇思异想。

“你先别管，就这么说定了，我托一哥们儿找一处大点的房子，然后咱们一起搬过去。反正我也正想从家搬出来，你可千万不要反对我的决定！”苏雅一副决心已定的样子。

“随便你。我吃饱了。”单小单放下餐具，轻轻用纸巾拭嘴回答。

“啊？我还没开始吃你就已经结束了，好歹等等我。”苏雅加快了用餐的速度。

单小单没有再看不远处那个叫灏然的男人和叫奚璐的女人聊得开心的场面。餐厅内暧昧灯光下，罗大佑《鹿港小镇》在低声吟唱着关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回忆，歌声在空气中回旋，旁边过道自然垂下的薄薄黄色纱幔在夜风中轻轻摆动，似后海那一湖秋水泛起的涟漪。

3. 谁的故事，曾经都无奈

“哇！欧灏然果真是老板口中的帅男，你看看长得多英俊啊！”一个餐厅女服务员的声音。

“是啊，这次好像又帅了许多，距他上次来咱们店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吧？”一个女服务员收拾着桌边的碗筷小声附和说。

“你们这群小丫头片子，别八卦了，小心老板听见炒你们鱿鱼！”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女服务员走了过来，用食指点了点其中一个女生的脑袋说。

一群女人甩了甩手，散去了。单小单和苏雅离开“小港之镇”餐厅时正好听见了这番八卦。车窗外已是夜色渐浓，单小单从刚刚那群女人的对话中恍过神来，住的地方已经到了。

“亲爱的，反正时间还早，要不然我上去陪你会儿吧。”苏雅仰望着公寓十六层那个熟悉的房间说道。

“不了，你先回去吧，免得谭雨哲担心，我自个儿没事。”单小单说着打开了车门，从车里出来，一阵夜风冷不丁地穿过银灰色蝙蝠袖针织衫的细孔，从骨子里凉到了心里。

“得，那我真走了。回见！”苏雅说完便发动了那辆红色思域，消失在夜幕中。

单小单伫立在风中，把手肘上闲置的一件棕色外套披了起来，裹紧了大衣。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回了公寓。

房间是两居式的，可只有单小单一人住，所有的东西都是单数，一双拖鞋，一张椅子，一张单人床，一只水杯，一种口味的咖啡，一把牙刷，一支牙膏……

客厅墙纸是海蓝色，与青草色的沙发简约相衬。单小单把棕色外套脱去放在沙发上，在透明茶几上拣了几本平日里爱看的书走进淡紫色的卧室里，开了一盏小台灯，坐在绵柔的单人床上，竟然莫名有些黯然。究竟为什么，说不清楚，或许单身从来就是把双刃剑。

深夜的“小港之镇”餐厅里，欧灏然正在与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交谈着，旁边的美女奚璐一直娇气地拉着那个肥头大耳的男人。

“灏然啊，好些日子没见你了，听说你台北的公司经营得不错啊。怎么样，这次回京有什么打算没有？”肥头大耳的男人拍着欧灏然的肩膀说。大伙都叫

他“甄哥”，他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台北人，来大陆投资餐饮业已有十多年了，与欧灏然的父亲是多年的旧相识。

“这次回来一是看看北京这边公司的运作情况，二来拜访一些朋友，也当是出来偷个闲，散散心。”欧灏然有礼貌地回答道。

“奚璐她老提起你，说你现在除了自己开公司，还做很多慈善公益事业。现在像你这么有爱心的年轻人真的不多，我想你父亲要是知道你现在的成就一定也会欣慰许多。”甄哥点了一根烟，有种复杂的情绪在心间。

欧灏然低头不语，沉默着。他出生在这个城市，七岁时随着父母一起去了台北，然后在那儿长大。十八岁之前所有的回忆都那么纯净美好，而十八岁那年的回忆令他心生阵痛。

那年他十八岁，在台北，同是秋天的凌晨，当他还在沉睡中的时候，房子一阵剧烈摇晃，父亲迅速走到他的房间把他叫醒，然后把他拉到墙角根，用宽大的胸膛护卫着还有些少不更事的他。那一刻，他才知道是地震了。住在十五层的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父亲像一个母亲保护襁褓中的婴儿一般保护着瘦小的欧灏然。

那一刻，屋子阵阵剧烈地摇晃。忽然，屋顶一根钢铁水泥的横梁倒下来，重重地压在了父亲的背上。父亲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硬撑着微笑对他说：“灏然，你要坚持住，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还有，见到妈妈的时候告诉她爸爸爱她。”

一股股鲜血顺着父亲的额头流下来，欧灏然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漫长的黑夜吞噬着他的心，他第一次觉得死神离他那么近。那天是九月二十一日，母亲去给外婆过圣辰而幸免此劫。那一夜的悲痛记忆像梦魇一般随时出现在他往后的每一个夜里。

“你看我这嘴笨，怪我不该提这些事。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有任何需要随时和我说一声，我一定竭力帮你。”甄哥看出了欧灏然眼里的哀痛，狠狠地责怪起自己。